

# 新冠疫情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高质量发展

王永贵<sup>1</sup> 高佳<sup>2</sup>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100070;

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北京 100029)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威胁了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对中国宏观经济、不同产业和微观企业产生重大冲击,而且也改变了国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对中国经济及其高质量转型升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客观地分析了疫情对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所造成的冲击、对中国经济韧性和企业发展的挑战。特别地,本文还诠释了经济韧性的内涵及其持续演进过程,解析了国民经济韧性体系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总结了影响经济韧性水平的各个关键因素,识别了提升经济韧性过程中需要特别权衡的几个重要关系,并围绕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以及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动荡的市场环境提供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疫情冲击 经济韧性 高质量发展 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F01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0)05—0005—13

## 一、引言

突发的新冠疫情不仅威胁了国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改变了国人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对中国经济、不同产业和微观企业产生了重大冲击,对中国经济及其高质量转型升级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中国的经济韧性在接受疫情大考的同时,也向国人发出了重新思考和提升中国经济韧性的强烈呼声。随着疫情总体稳中向好的发展,有序分类复工复产和继续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韧性水平正牵动着越来越多国人的神经,有关冲击、经济韧性与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探讨此起彼伏。

其中,所谓韧性(resilience),是指系统遭受外部冲击后维持自身稳定并恢复原有状态的能力(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sup>[1]</sup>,也有人将其翻译为“弹性”或“柔性”。所谓经济韧性,就是一个经济体(如,个人、家庭、城市、区域或国家)应对外部干扰、抵御冲击或扰动并调整自身发展路径的能力(苏杭,2015<sup>[2]</sup>;Martin,2012<sup>[3]</sup>;王永贵,2020<sup>[4]</sup>),它常常跟脆弱性、易受伤害性、适应性、路径依赖、锁定、复苏、协同演化和恢复力等概念高度相关,但相对而言更具有综合和现代的意义。其中,这里说的冲击或扰动,不仅包括地震、暴雨、飓风、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等自然灾害,而且也包括恐怖袭击、暴乱等人为灾难。

总体而言,经济韧性是决定一国经济在遭受外部冲击之后是“成功复苏并重新实现经济稳步增长”、还是“从此难以摆脱经济下行轨道”的关键所在,其实质就是维持经济健康的、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它可以保障一个经济体在遭遇冲击时能快速做出适应性调整,并推动着新一轮更有成效

收稿日期:2020-02-10

作者简介:王永贵,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服务营销、创新管理与国际商务,电子邮箱:ygwang@uibe.edu.cn;高佳,女,博士后,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电子邮箱:gaojcr@126.com。通讯作者:王永贵。

的高质量经济增长。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PEST)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以及“UCVA”(不确定性、复杂性、动荡性、模糊性)成为当前环境特征的代名词,“经济韧性”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在追求经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战略问题(王永贵,2020)<sup>[4]</sup>。实际上,诸如澳洲大火、美伊冲突、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非洲蝗灾以及本次的新冠疫情等大规模的、频繁的突发事件,更是使经济韧性水平成为衡量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是一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为正确地认识中国对本次疫情的应对以及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的经济韧性水平的检阅和挑战,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跳出疫情看疫情”。本文客观地分析疫情对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进而诠释经济韧性的内涵以及如何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全面提升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并围绕全力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以及中国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动荡的市场环境提供相应的对策。在此过程中,本文运用了下面“六面镜子”进行了分析:1)用好平面镜,把事情“看实”,准确认识突发疫情对生命、生活和生产等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冲击和挑战;2)用好显微镜,把事情“看透”,全面评价和测试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韧性水平;3)用好反光镜,把事情“看全”,全面认识和深刻反思中国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存在的经济短板;4)用好放大镜,把事情“看细”,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微观基础;5)用好望远镜,把事情“看远”,前瞻性地看待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使命和未来;6)用好哈哈镜,把事情看好,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和疫情发展趋于平稳的现实并坚定信心。

## 二、冲击和挑战

突发疫情对生命、生活和生产等各个方面以及中国经济韧性和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冲击和挑战,让中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经历了“大考”,并使微观层面的众多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 1. 突发疫情对生命、生活和生产等方面都造成了冲击和挑战

面对本次疫情,一定要用好平面镜,把事情“看实”,客观真实地认识当前的疫情现状和事情的本质,充分认识到抗疫情、稳经济和促进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疫情全面阻击战中三项密切关联的核心任务,缺一不可。

本次突发疫情,绝不仅仅是一场割裂的、持续仅一天或两天的冠状病毒消灭战,也不仅仅是一线医护人员的战争,更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经济保卫战,是全国人民齐动员的经济保卫战。面向境外输入风险和无症状感染者应对,更是如此。时至今日,突发疫情已经对不少民营企业的生存和经济平稳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出现了产业链向境外转移的趋势。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地影响到每一位国人的正常生活。为了成功抗击疫情,我们不仅急需大量的医疗设施和医疗物品的供应,而且也需要保障每一位国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正常生活需求,并维护整个社会稳定和保障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本次疫情是对个人、企业、地区和整个国家的一次考验,是对应急响应能力、整体协作能力和经济平衡发展能力的考验,疫情前后必然伴随着加速淘汰、加速发展和加速转型升级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克服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冲击,要尽快恢复企业的生产运营、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经济的高质量转型与升级。而且,随着本次疫情稳中向好发展,除了做好日常的疫情防护之外,社会各界更应该把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微观的企业、中观的产业和宏观的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上,并采取有效措施有序推进企业全面复工,绝不能将疫情造成的供给不足沿着产业链向上游或下游扩散,进而危及整条国内产业链、甚至是全球产业链(祝坤福等,2020)<sup>[5]</sup>。换句话说,就目前工作来看,应一手抓疫情防控不动摇,一手抓经济发展促转型。

## 2. 突发疫情对中国经济韧性和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短期冲击和挑战

本次突发疫情给正处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中国经济敲响了“韧性”警钟。疫情深刻地反映出国内外环境中不确定性的真实性和突发性,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大考”和全面“体检”,并对“经济韧性”和响应速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疫情初期恰逢中国传统佳节,我国不少企业都处于休眠或半休眠状态,难以满足疫情防控所必需的物质供应需求,严重地冲击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加之,本次疫情对全球市场的有效供应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不少企业丢掉了订单,生产规划不得不做出调整,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客观认识和科学评价中国经济的现实韧性水平,努力找到制约我国经济韧性水平的关键因素和短板,加以克服并实现新的突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在2020年1—2月份,尽管医疗防护与生活所需物资的产量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如口罩产量增长了127.5%),智能手表(增长了119.7%)、智能手环(增长了45.1%)、半导体分立器件(增长了31.4%)等高技术产品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但受突发疫情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总体上出现了较大的下滑,同比下降了13.5%,与2019年1—2月同期增长5.3%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中,汽车制造业、微型计算机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业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分别下降了31.8%、31.4%、28.2%、28.2%、27.2%和24.7%。而且,从不同所有制类型角度看,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增加值所受的影响最大,分别下降了21.4%和20.2%<sup>①</sup>。

同时,虽然同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以及金融业和信息传输、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但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却依然同比下降了13.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20.5%,后者与2019年1—2月同期增长8.2%形成了直接对照。其中,餐饮收入更是下降了43.1%。而且,与2019年同期增长了5.1%相比,2020年1—2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了24.5%。此外,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也同比下降了9.6%。其中,出口总额为20406亿元,同比下降了15.9%。

不过,随着中国政府为应对疫情在财政、货币、金融、复产等领域所采取的措施,大量中国企业的“跨界韧性”逐步发力,各地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相对紧张状况明显好转,中国经济也开始稳中向好发展。其中,在此期间,中国企业的微观韧性发挥了巨大作用,以比亚迪、富士康、中石化、五菱、红豆集团为代表的跨界口罩生产能力堪称是企业韧性和中国速度的典范。因此,考虑到国内疫情稳中向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次突发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挑战总体上是短期的、可控的,随着全国各地有序分类复工复产以及国家与地方相关政策的实施,中国经济的韧性机能正在逐渐发力并呈现出向好、向上发展的趋势。据统计,截止到2月25日,全国大中型制造企业的复工率已达到85.6%<sup>②</sup>,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在有序恢复当中。但是,考虑到境外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呈现出愈演愈烈的态势,势必对全球生产和需求造成重大冲击,并暴露出全球供应链、贸易链和投资链不断断裂的风险。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及早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 3. 突发疫情让中国社会经济体系和应急治理体系经历“大考”

面对本次疫情,一定要用好反光镜,把事情“看全”,全面地认识和深刻反思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① 相关数据摘自国家统计局网站整理:国家统计局,1—2月份国民经济经受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2020年3月16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2.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3/t20200316_1732232.html)。

② 同①。

以及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水平,并养成系统思维的习惯。其中,既包括对中国在快速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过程中所存在的短板的认识,也包括有关突发事件应急治理体系中存在的不足的反思。其中,全面思考并努力克服社会经济体系中存在的一系列短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关键所在;而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韧性水平和发展质量水平。

如前所述,本次疫情阻击战不仅是医护战线的一场战斗,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发展的一次挑战和机遇。在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共同目睹了在经济转型、产业创新、企业变革和消费市场以及办公方式等方面一系列快速调整和创新。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专家学者等,也都在探索和识别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短板,如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新动能培育方面的短板、在现代服务业和民生急需领域的短板、实体经济有效投资领域的短板、在精准脱贫方面的短板、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的短板、营商环境优化方面的短板以及国家创新实力的差距等,它们在本次疫情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此外,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专家曾指出,中国经济的短板不是产业和技术,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不到位,是城市化进程不到位,是过度管理的服务业部门。可以说,本次疫情及其防控,既进一步暴露了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短板,也推动了对上述短板解决方案的效果检验并加速了精准的补齐进程。

同时,本次疫情也是对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赵路,2020)<sup>[6]</sup>。实际上,自2003年之后,中国政府就进一步加强了旨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治理体系建设和完善。一方面,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本次疫情的早期防控、医防融合、国家和地区网络协同、应急协同机制的互补、大数据应用与信息披露、专业人才培养以及各主体的参与补偿机制等方面凸显了一定的短板,但另一方面也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及国人的持续努力和反思中经历了“查找问题、提出对策和持续优化”的循环优化路径。可以说,从一开始的疫情出现到疫情暴发,到全国采取一级公共卫生紧急响应的举国防控、物资紧缺与物资捐赠的“冰火”两重天,到火神山医院、方舱医院、雷神山医院的交付、19省的对口支援,再到湖北武汉等地的临阵换帅、新增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减少、疫情整体趋于平稳、全国有序复工复产,再到后来湖北之外各地日新增确诊病例下降到个位数以及零新增省份的增多,既体现出我国应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着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也充分体现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的不断优化机制。

#### 4. 突发疫情也使中国众多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

面对本次疫情,一定要用好放大镜,把事情“看细”,高度重视和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微观基础,大力提高微观企业韧性、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切实为提升中国整体经济的韧性水平和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奠定微观基础。

新冠疫情突发,中国众多企业面临着严峻挑战,不少企业处于停摆状态,面临现金流紧张、营业收入下降、订单取消、物流受阻等困境。根据一项对995家中小企业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大约有85%的企业现金流最多只能维持三个月时间;大约有70%的企业现金流只能维持不到两个月时间;大约有34%的企业,现金流最多只能维持一个月时间。而且,大约有29.58%的企业估计疫情会导致2020年的营业收入下降50%以上,28.47%的企业预计营业收入将下降20%~50%左右<sup>①</sup>;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1368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住宿与餐饮企业以及文化、体育与娱乐企业所受的影响最大,认为疫情对其国内市场的影响“非常不利”的

<sup>①</sup> 相关数据摘自创头条网站:朱武祥,刘军,魏炜.995家中小企业调研:85%的企业撑不过3个月[EB/OL].中欧商业评论,2020-2-6,http://www.ctoutiao.com/2593858.html。

比例分别为 77.1% 和 59.6%，而金融企业认为“非常不利”的比例只有 8.3%；制造企业所受的冲击也非常大，认为疫情对其国内市场“非常不利”或“不利”的占比之和高达 90.8%。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化纤、有色金属、化工和仪器仪表等行业的企业<sup>①</sup>；根据另外一份面向全国 480 位企业家的线上问卷调查结果：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认为营业收入下降和市场需求减少是新冠疫情对企业造成的最普遍问题，分别占比 59% 和 45%，而且有大约近 50% 企业预估营业收入将下降 20% 以上，有 1/3 的企业预估营业收入将下降 50% 以上。其中，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娱乐企业是营业收入降幅最大的三大行业，认为降幅超过 20% 的企业分别占了 82%、58% 和 53%。而且，小型企业所受到的影响最大，在年营业收入 5000 万元以下的小型企业中，有 62% 的企业面临现金流紧张的困境，而这一比重在年营业收入为 3 亿元及以上的企业中仅为 35%<sup>②</sup>。无独有偶，一项对全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的 769 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从企业类型来看，新冠疫情对个体工商户的影响最大，受冲击面高达 67.5%；其次是民营企业，受冲击面为 54.1%；再次是地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冲击面分别为 41.8% 和 37.5%<sup>③</sup>。不过，也有企业预估营业收入会上升，它们主要集中在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实际上，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企业呈现出明显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诸如餐饮、旅游、健身、交通、酒店等以传统线下模式为主的企业受到了重创；另一方面，医疗健康、电商平台、远程办公、线上娱乐、在线教育、自动化科技（如无人机和智慧远程操控）和在线云服务（云健身、云蹦迪、云发布会）等以线上为主的企业则蓬勃发展，如 QQ 会议、企业微信、钉钉等各种网络会议和直播教学平台都实现了突破性发展。

### 三、经济韧性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和突发事件正在全球范围内热切地呼唤着经济韧性，这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科学诠释经济韧性的内涵及其持续演进过程，全面理解国民经济韧性体系的构成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全面提升中国经济韧性水平。

#### 1. 新时代和突发事件正在全球范围内热切地呼唤着经济韧性

纵观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不难发现，一国经济的发展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周期性的或偶发性的经济衰退、技术创新、营销变革、自然灾害、甚至恐怖袭击等因素的冲击或扰动。而且，伴随着世界经济已全面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基于分工协作的产业价值链生态体系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充分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大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和相对脆弱性。最近几年中美贸易争端和欧美贸易摩擦等，更是在全球范围内增大了这种不确定性。

时至今日，经济韧性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宏观战略，是我国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从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到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中国都能够“独善其身”，这无疑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王永贵，2020）<sup>[4]</sup>，体现了我国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以及中国经济的韧性空间。不过，以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城市韧性为例，在中国各大城市中，处于中低和低韧性水平的城市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白立敏等，2019）<sup>[7]</sup>。而且，本次疫情的大考也对中国经济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要求我们科学诠释经济韧性，并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全力提升经济韧性水平。

① 相关数据摘自搜狐网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建议——1368 位企业家快速问卷调查报告，2020 年 3 月 16 日，[https://www.sohu.com/a/380689383\\_825950](https://www.sohu.com/a/380689383_825950)。

② 相关数据摘自“2020 叮当快药·胡润企业家战‘疫’特别报告”，这是叮当快药携手胡润百富联合调研报告。

③ 相关数据摘自大家说法网：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企业经营发展影响的调查分析，2020 年 4 月 4 日，<http://www.djsfw.com.cn/html/20200404/4166.html>。

不过,遗憾的是,尽管经济韧性的概念正变得日益重要并在国外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我国对经济韧性的研究起步却相对较晚。在过去十几年里,虽然国内有关经济韧性、区域韧性和城市韧性的文献有一定的增长,但与国际上相关主题的研究相比发展仍然较慢。而且,时至今日,有关反对韧性和经济韧性的批评依然存在,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关注依然十分有限,既缺乏对经济韧性概念的共识,也缺乏有关经济韧性水平的科学测量体系,而有关如何提高经济韧性的策略和途径的知识就显得更加匮乏了。因此,面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在谋求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应该如何积极地“拥抱变化”,重新审视基于国际分工的效率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不断提升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与升级过程中的“韧性”水平,持续增强中国经济成功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能力和空间,以适应当前日益复杂的不确定性,是摆在中国经济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 2. 经济韧性的内涵及其持续演进过程

本次疫情给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韧性水平敲响警钟。如前所述,经济韧性是衡量一个经济体(国家、区域、城市、家庭、个人)抵御各种风险和冲击并在受到破坏后能及时恢复或做出新的调整的能力。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单纯的社会脆弱性,之后逐渐转向了强调恢复和复原能力与举措。长期以来,国外有关经济韧性的内涵界定主要包括均衡论和演进论两大视角(陈梦远,2017)<sup>[8]</sup>,并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呈现出明显的由均衡论向演进论转变的趋势。其中,前者主要表现为以工程韧性为代表的恢复说和以生态韧性为代表的扰动说;后者主要是以演进韧性(也有人称为适应性韧性)为代表的系统说和能力提升说。

作为最为传统、应用最广泛的韧性解释,工程韧性是社会经济系统在冲击之后成功恢复到初始平衡状态的速率或在外部冲击下依然维持自身系统稳定的能力(陈梦远,2017)<sup>[8]</sup>,是围绕既定的平衡状态而呈现出的一种稳定性,强调的是单一均衡状态和冲击的短期影响;生态韧性则突破了工程韧性所固有的僵化单一均衡,允许社会经济系统是具有多种均衡状态的自组织复杂体,强调的不仅是使经济系统恢复到原始的均衡状态,而且还促使经济系统形成新的均衡状态。比较而言,演进韧性则是指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为了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出的一种变化、适应和转型的能力,强调的是持续不断的适应能力、调整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邵亦文和徐江,2015)<sup>[9]</sup>。显然,演进韧性超越了抗击扰动或恢复功能的观点,更加重视社会经济系统调整自身而形成的、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新发展路径而实现持续增长的转型能力。这样,经济韧性就从提升经济应对外部灾害的能力转向了寻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且,其中往往涉及到创造全新的未来经济结构和演化路径的能力。因此,在当代社会里,经济韧性就是建立在计划理论基础之上、用来指导现代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战略,是防止在突发应急事的冲击下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治理机制瘫痪、城市功能失效和社会经济秩序失衡等灾难性后果的重要手段,它既是经济复苏和回归正常的常用工具,也是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所以,在当前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韧性也迫切需要从初级的恢复能力向面向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学习和提升能力转变,既要识别和重视冲击中所暴露出的问题和不足,也要针对这些问题对现有经济系统进行改进和完善,更要在既有系统的基础上持续进行创新和迭代。这就要求中国经济韧性的提升,必须以中国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导致的高质量转型升级为基础。

## 3. 国民经济韧性体系及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经济韧性涉及到一个复杂的系统——自然环境、经济环境、政治政策环境、历史文化环境、社会经济治理以及思想意识等因素复合的综合系统。一般而言,国民经济韧性体系涉及到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韧性、国家和地方制度政策韧性(经济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和对外政策等)、金融韧性、产业韧性、基础设施韧性、区域韧性、城市韧性、社会/社区韧性、组织韧性、家庭韧

性和个体韧性等多个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其他要素的连锁反应。例如,经济韧性既是构建韧性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同时也会受到城市韧性的影响。

具体来说,行政管理韧性指的是行政体系的运转、执行和调整能力;制度政策韧性指的是各方面的制度政策体系在应对冲击时而体现出来的适应性调整能力、变革能力及其所激发的活力;金融韧性则包括金融风险的防控管理能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及其自我学习和改革转型的能力等(李彤玥和朱太辉,2019)<sup>[10]</sup>;产业韧性是指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受到冲击时能快速实现修补和替代的能力以及产业的多元性;基础设施韧性指基础建筑物的冗余性和电力、自来水、电话、网络、医疗和交通系统等关键设施能否在冲击之后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能力;区域韧性一般指特定区域系统对外界冲击的一种回应(维持)能力、自动恢复到稳定状态的能力、不断重构经济结构的能力或者不断形成新的区域增长路径的能力(谭俊涛等,2020<sup>[11]</sup>;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sup>[1]</sup>;曾冰和张艳,2018<sup>[12]</sup>);城市韧性是指现代都市经济抵御不确定性冲击而保持原有特征、结构和功能的应急反应能力,实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等正常运行的能力以及主动探索调整与创新能力(孙阳等,2017)<sup>[13]</sup>,并呈现出稳健性、冗余性、灵活性和包容性和应变性等特点(苏杭,2015)<sup>[2]</sup>;社会/社区韧性是减少冲击损失的有效机制,主要受人类资本、社会公平、人口特征、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创新等多个因素的影响,指的是社会/社区的公共管理能力、抵御能力和重组适应能力,具体表现为社会/社区倡导力、社会/社区能动力和社会/社区包容性的塑造能力以及有效组织及沟通能力等;组织韧性是指赢利组织和非赢利组织对冲击的适应程度和能力水平,包括冲击前的准备能力、冲击中的反应能力以及冲击后的改变能力、学习与成长能力等(邵亦文和徐江,2015)<sup>[9]</sup>。如上所述的各种韧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家庭韧性和个体韧性,即家庭和个人应对外来冲击的意识和能力水平,如居安思危的意识、吃苦耐劳的精神、抗挤压能力、再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高低等。

#### 4. 通过提升经济韧性能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

中国幅员辽阔、近14亿人口的内需市场容量和成长潜力、相对完整的工业/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都为中国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各条产业链的竞争力、供应链的完备性、营商环境的改善以及消费升级等方面,我国近年来都取得了巨大进步,铸就并强化了中国经济的“韧性”(王永贵,2020)<sup>[4]</sup>。诚然,经济规模和庞大的体量以及经济实力显然是决定一国经济脆弱与否的关键因素,但却并非唯一的因素。事实上,中美贸易摩擦和本次新冠疫情等一系列突发事件,都对中国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并对中国经济韧性水平进行了检验并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面向未来日益动荡复杂的不确定性环境,必须通过努力提升经济韧性水平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

首先,准确识别经济韧性的关键特征并夯实影响经济韧性水平的重要能力至关重要。一方面,经济韧性往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设施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及冗余性、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的多样性、微观市场效率与企业活力及快速反应能力、卓越的社会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与以教育和健康程度为标志的社会发展水平(何剑和张梦婷,2017)<sup>[14]</sup>、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与长期目标导向、强大的危机抵御能力和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财政与金融政策措施以及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合理依存程度等;另一方面,要立足于经济维持、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高质量转型这三个关键维度,努力打破制约经济韧性水平的三种锁定:功能型锁定、认知型锁定、政治型锁定,并持续夯实国民经济抵御冲击的能力(抵御力)、冲击之后的恢复速度和恢复程度(恢复力)、冲击之后重新整合内部资源并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外部环境的能力(重组力)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创造能力(创造力)以及决定冲击之后新的发展路径的转换学习能力(何剑和张梦婷,2017)<sup>[14]</sup>。

其次,深入挖掘国民经济韧性体系中各类韧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密切关注各类韧性之间的互相作用关系,并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的积极性,通过结构性经济政策的积极介入和灵活的市场机制来提升中国经济韧性水平(苏杭,2015)<sup>[2]</sup>。具体而言,借鉴国内外有关不同类型韧性的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认识和理解影响国民经济韧性体系中各类韧性的关键因素:1)宏观层面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水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如财政赤字水平、社会失业水平、通货膨胀率水平、外债水平等)、经济公平性和经济转型升级能力、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与复杂程度、金融监管质量、经济的网络化程度(融入更富韧性的网络结构中)等;2)产业层面因素:完备的工业/产业体系、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及其关联度、有韧性的经济结构与空间布局、中间产品的对外依赖度、金融市场结构与竞争水平、金融网络结构、产业技术关联度和先进度、物资流通体系(如生产、消费和供应链等)等;3)微观层面因素:微观经济的活力、赢利组织和非赢利组织的韧性水平(战略韧性、生产韧性、人力资源韧性、财务韧性、营销韧性等)等;4)基础支撑层面因素:基础设施的结构和区域布局、动态演化的知识网络结构和制度安排、教育质量与研发水平、科技创新体系与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资本的储备程度(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等)、生态环境资源的服务能力、社会/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水平、社会动力机制(如人口特征、人力资源、社会公平和社会文化氛围等方面)等(谭俊涛等,2020<sup>[11]</sup>;李彤玥和太辉,2019<sup>[10]</sup>;白立敏等,2019<sup>[7]</sup>;孙久文和孙翔宇,2017<sup>[1]</sup>;苏杭,2015<sup>[2]</sup>;Martin等,2015<sup>[15]</sup>)。

再次,全面解析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经济基础设施的适应性、产业结构的多元性、敏捷社区/社会治理与动力机制、微观市场效率与企业活力、开放且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政策和制度环境因素在提升中国经济韧性中的关键驱动作用,热情拥抱适当程度的多样性、冗余、个性化、嵌入性和社会信任,充分发挥资源韧性和协调韧性在提升整体经济韧性水平中重要作用,为有效制定提高经济韧性水平的经济政策与具体规划提供指导。同时,在继续推动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相对完整的上下游产业供应链体系的基础上,积极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发展,大力发展那些对经济韧性有较高敏感性的主导产业类型,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继续完善鼓励创新的制度安排,以高质量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而且,更要充分考虑中国的经济特色,在深刻认识和挖掘中国经济发展所存在的关键问题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区域的传统经济优势和特色做出调整和创新。其中,尤其要鼓励有关危机干扰下的特殊“问题”的经济转型研究,如东北老工业基地、资源枯竭型城市和贫困欠发达区域的经济韧性和转型升级问题。

#### 四、应对的思考与战略

展望未来,面对着一系列冲击和挑战,在促进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必须正视并有效应对经济韧性提升过程中需要权衡的几个关键关系,并努力转危为机,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化和服务化四个方面成功转型,切实推动中国微观企业在巨变的市场中找出致胜之道。

##### 1. 科学应对经济韧性提升过程中需要权衡的几个关键关系

全球经济、区域经济、国家经济和城市经济的演化总是相互影响的。随着生产方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的持续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支撑消费变革的条件也在持续改善,突发疫情更是催化了这一强劲趋势。为此,我们必须深化对提升中国经济韧性水平需要权衡的几个关键关系的理解,进一步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

首先,立足于系统演化的视角,妥善处理基于全球分工的经济效率与提升经济韧性水平之间的权衡关系,重新审视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和经济转型升级目标和战略,并在实践中对经济韧性



给予足够的战略关注。无疑,在相对稳定的世界中,基于全球分工协作的效率应该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里,韧性就变得异常重要了。在当前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我们正确处理经济短期增长和经济韧性之间的权衡关系,保持合理的规模经济、专有投资水平和产业集中度,绝不能以牺牲经济韧性为代价或承担着高风险去盲目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就其本质而言,高质量的经济转型升级,就是要在短期效率与经济韧性之间谋求合理的平衡。实际上,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发展也一直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自2013年开始的中国经济新常态和2015年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更是快速推动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

其次,立足于动态适应的视角,正确认识全球价值链融入与“反全球化”之间的权衡关系,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提升中国经济韧性水平。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最新统计数据,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增加值对发展中国家GDP水平的平均贡献率达到了28%,进一步彰显了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带来较大的经济增长(何剑和张梦婷,2017)<sup>[14]</sup>,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可以为提升经济韧性的修复能力提供动力源泉。不过,在参与全球价值链与资本跨国流动的过程中,如何减少对资本的外部依赖、强化逆向创新转移(王永贵和王娜,2019)<sup>[16]</sup>、继而提升经济韧性水平,是必须深思熟虑的战略问题。特别地,考虑到诸如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定性因素给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和冲击,我们也迫切需把中国经济的韧性水平放在全球产业供应链生态体系以及可能发生的所有不确定性和动荡性的背景下来加以考察,在国际产业供应链的转移变迁中持续提升中国经济的韧性水平。现阶段,在做好疫情防护的同时,我们必须快速推进有序复工、复产并快速修复区域的、乃至全球的产业供应链生态体系,努力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产业经济韧性和微观企业韧性,这是我国现阶段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中的重中之重。而且,一定要跳出中国看疫情,在快速克服疫情对国内外制造业产生冲击的同时,努力承担起大国责任。最近一段时间,与我国快速有效控制疫情相对,新冠疫情正在全球快速蔓延。据统计,至2020年4月4日止,新冠肺炎境外确诊病例已超过88万,波及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全球制造业核心区域的东北亚国家也无一幸免。结果,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行受到了严重冲击,世界经济正面临着严峻考验。因此,一方面,中国要扮演好全球抗疫“军工厂”的角色,快速扩大抗疫紧缺物资的生产和出口,在填补国际市场空白的同时,为世界抗疫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快速扭转疫情早期产业链向中国境外转移的不利局面,抓住机会积极推动中国企业更多、更深、更高地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生产体系,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做出中国贡献。

再次,在强化经济韧性的过程中,必须重视政府和市场(金碚,2017)<sup>[17]</sup>以及经济发展与风险防范之间的权衡关系,积极构建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提升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广度和深度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分散和转移风险,并在持续优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同时,不断提高经济主体的自我治理水平,继续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稳步化解金融风险,努力避免政府集中干预可能导致的经济脆弱性;另一方面,重视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的战略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在后发国家经济赶超中的追随者优势和在社会资源紧急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在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中的高质量、多元性、开放性、协同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之间谋求合理的平衡,努力利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实时提高政府在公共服务、监管服务和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政策的有效性和精准性,减少系统性风险的累积。

此外,鉴于中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路径和产业布局等存在重大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的经济韧性水平(恢复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改进与学习能力等),所以经济韧性的提升实践必须因地制宜,切不可简单复制。

## 2. 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化和服务化四个转型不动摇

在抗击疫情中,一定要用好望远镜,把事情“看远”,前瞻性看待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使命和未来,采取有效措施,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消费化和服务化四个转型不动摇。

首先,数字化与智能化已成为一种全球化趋势,正在推动传统经济快速走向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为此,中国政府也先后出台了“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要和“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并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就。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服务化正在改变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产业乃至地区的经济发展(王永贵,2020)<sup>[4]</sup>。自疫情发生以来,基于前沿信息技术的、智能化的数字经济彰显了巨大优势并呈现出勃勃生机。一方面,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等前沿相关技术(如百度迁徙大数据、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定位大数据、电力大数据、支付大数据、出行大数据和城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系统和确诊患者同行程查询工具及防疫健康码等)在科研检测与疫情监测分析、流行病学和病毒溯源分析、精准定位疫情传播路径、网络化防控救治、居住情况排查与人员流动分析、资源调配与网络捐赠、助力生产生活恢复和实时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疫情也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大数据智能应用的想象力、社会认知度、认可度和接受度,丰富了智能化的数字经济的商业化应用场景,进一步突显了中国的典型优势——基于人口基数而产生的庞大需求,并对“不聚会、少出门”等防控措施下的生活服务、在线门诊和宅家办公做出了突出贡献,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正朝着深度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和服务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一场智能化的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发展并呈现出新的高速发展趋势,进而对供给端的发展不平衡和依然相对薄弱的基础领域突破(如处理器和芯片等)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显然,这必然会对如前所述的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新动能培育乃至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等经济短板产生重要影响。

而且,无论是疫情中的治病救人,还是全力推进复工复产、产业供应链的恢复、文化教育产业的发展以及疫后的消费动员、服务业对外开放、贸易投资便利化和自主创新的制度优化等举措,也都迫切呼唤中国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组织的数字化转型,并对提高政府和社会的现代化治理能力、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提升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水平和智慧城市的打造等都会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实际上,在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各级政府也在依托前沿信息技术不断创新治理模式和重构治理流程,促进了医疗、通信、交通、公安和社区等多个渠道的数据对接和整合,为进一步优化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提升现代化治理能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为了助力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和解决企业难题,上海在疫情期间推出了“大数据普惠金融担保合作方案”,基于“大数据+担保+银行”的信贷模式,支持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投放,并产生了积极效果。

其次,本次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企业经营都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但也从某种程度上推动并催化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转型升级。例如,不聚会、少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等家喻户晓的防护要求虽然彻底打乱了餐饮、旅游、影视、健身、交通、酒店、娱乐、零售等企业的发展节奏和生存场景,但却迫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拥抱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和新的弹性工作方式等,加速了我国企业在数字化和智能化以及服务化方面的转型升级,原来“面对面”和“手牵手”都已经被“云操作”“屏对屏”和“线连线”所取代了,以指尖上的消费王国的崛起现实为依托,快速铸就强大的指尖上的商业帝国,全力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消费经济的深度融合(王永贵,2020)<sup>[4]</sup>。实际上,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办公、智能制造和智能科技在抗疫期间迎来了勃勃生机,但也暴露了我国在物联网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基础领域投入等方面的不足以及大力推进5G网络建设的迫切性。因此,如何审时度势、在危机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打赢脱贫攻坚战,加

快推动中国经济向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积极把各种数字化相关新技术应用到政务管理、社区管理、产业管理和非盈利组织管理当中,努力推动企业的数字化经营水平,构建起全渠道、全接触点、全场景、全客群的集成生态体系,并在税收优惠政策设计等方面给予激励和引导,依然是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的重中之重。

再次,我们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是在有效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成功实现从物质生产体系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消费升级转化,努力提高中国经济更好地服务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要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中对投资驱动和贸易驱动的依赖,也必须深化和提升消费驱动模式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作用。因此,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更多的是技术、手段和形式,而服务化和消费化转型才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初衷和动力源泉。为此,我们必须反思和推动“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共同发力,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和创新政府的服务水平,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中,真正做到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为各类人才干事创业搭建广阔舞台、创造宽松环境、优化激励制度、完善容错纠错机制。

### 3. 高度重视并全力推动中国企业在巨变的市场中找出致胜之道

在抗击疫情中,也一定要用好放大镜,把事情“看细”,高度重视并全力帮扶中国微观企业,充分发挥“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协同优势,在确保其生存发展和维持就业的前提下,营造出富有韧性的市场竞争力,以便中国经济韧性的提升做出贡献。

首先,对企业韧性给予必要的战略关注,推动企业成长模式从竞争模式向共生、共享和共创模式的转移,在积极谋求与外部合作伙伴(如,盒马鲜生的员工共享模式)和企业内部员工的共生、共享、共创的基础上,从战略、运营、营销、人力、财务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全方位强化企业的资源韧性和协调韧性(王永贵等,2004)<sup>[18]</sup>,以提高其成功应对日益动荡变化环境的空间和能力,为中国经济的韧性奠定微观基础。

其次,高度重视和升级线上业务布局和线上商业模式的设计,快速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充分运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不断创新服务创造、服务传播和服务交付的线上模式,以适应消费者在本次疫情中得到强化并得到青睐的“指尖上的消费王国”,为目标消费者在网络化、电子化、智能化的外部营销、内部营销和互动营销中创造全方位的卓越服务体验。实际上,在本次疫情中,中国不少企业靠着果断转型和快速拓展线上业务成功实现了逆势突围,并获得了快速成长。例如,服装品牌太平鸟成功地搭建起线上营销团队,通过直播、限时秒杀群、社群营销和小程序商城等途径触达消费者,实现了日均零售总额 800 多万的业绩;西贝的客户经理则依托企业微信群、一对一交流和朋友圈推送等途径,在 2020 年 1 月新增了 30000 多位线上客户,并给客户提供外卖送餐服务和食材订购服务,得到了市场的青睐;护肤品牌林清轩在业绩整体下滑的情况下,毅然通过淘宝直播实现了逆袭;拥有 4000 家门店的红蜻蜓也全员展开了线上服务与营销。

再次,时刻以顾客为中心,为顾客赋能,实时探寻顾客在功能、情感和体验等方面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满足顾客需求的新方式、新方法。例如,尽管不少企业在本次疫情中遭受重创,但也有企业在危机中识别机会、在机遇中认识挑战,基于“人际接触”的痛点而成功地把智能机器人应用到那些存在安全隐患或避免人与人直接接触的市场上了,如消毒机器人、快递机器人、医疗机器人。类似的,在本次疫情期间经营石油的中石化公司不仅跨界造口罩,而且还跨界卖菜,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卖菜时的口号“不下车,不开窗;三天量,一整箱,一键送到后备箱”,打动并征服了不少消费者,成功地展现了自己的跨界韧性和卓越的市场洞察力。

第四,国家在出台相关帮扶政策的同时还应该高度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和应用,企业则应

该多多关注和研究国家与地方的相关政策,推动企业与政府、政策的“共舞”。疫情期间,工信部、科技部、人社部、央行、银保监会等纷纷出台了一系列帮助和支持企业的政策,各地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了相应政策,引导企业家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和营造宜人的营商环境,积极探索有效培育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体制和机制(王永贵,2020)<sup>[4]</sup>。毕竟机会藏在危机里,能够发现什么、挖掘什么以及如何对市场做出快速反应,关键还在于企业家的眼光、预判及其行动能力。不过,在国家和地方的降税减息、银行授信、消除或稀释债务等相关帮扶政策的出台中,政府需要多倾听企业家的中肯意见,利用大数据等相关技术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实时监督,并在第一时间做出优化。例如,据调查,在有些地方,源于相关政策的、面向中小企业的房租减免却被中介或承包商无情截留了,不少中小企业却没有得到任何实惠。同时,对于疫情中各级政府机构新出台的政策,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随时关注,尽量把政府对各类企业的支持政策用好、用足。

最后,在抗击疫情中,一定要用好哈哈镜,把事情看好,既要看到风险和挑战,但更要看到各种有利条件和疫情发展趋于平稳的现实以及国家所采取的各项有效措施,坚定信心、众志成城。在特殊时期,信心比黄金更宝贵。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随着更多、更精准的利好政策的出台,我们必将能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抓住有利机遇,在打赢这种疫情阻击战的同时,充分发挥疫情所激发的战斗力、凝聚力、创造力和反弹力,努力使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升级的实践迈向新的高度。

## 参考文献

- [1]孙久文,孙翔宇. 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和在中国应用的探索[J]. 长沙:经济地理,2017,(10):1-9.
- [2]苏杭. 经济韧性问题研究进展[J]. 北京:经济学动态,2015,(8):144-151.
- [3]Martin R.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Hysteresis and Recessary Shocks[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2,(12):1-32.
- [4]王永贵. 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提升高质量发展能力[N]. 光明日报,2020-4-1(06).
- [5]祝坤福,高翔,杨翠红,汪寿阳.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冲击和我国产业链加速外移的风险分析[J]. 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283-288.
- [6]赵路. 加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若干建议[J]. 北京: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2):190-194.
- [7]白立敏,修春亮,冯兴华,梅大伟,魏治. 中国城市韧性综合评估及其时空分异特征[J]. 上海:世界地理研究,2019,(6):77-87.
- [8]陈梦远. 国际区域经济韧性研究进展——基于演化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介绍[J]. 北京:地理科学进展,2017,(11):1435-1444.
- [9]邵亦文,徐江. 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 北京:国际城市规划,2015,(2):48-54.
- [10]李彤玥,朱太辉. 如何重塑金融韧性? ——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分析框架[J]. 北京:金融监管研究,2019,(3):22-38.
- [11]谭俊涛,赵宏波,刘文新,张平宇,仇方道. 中国区域经济韧性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J]. 长春:地理科学,2020,(2):173-181.
- [12]曾冰,张艳. 区域经济韧性概念内涵及其研究进展评述[J]. 昆明:经济问题探索,2018,(1):176-182.
- [13]孙阳,张落成,姚士谋.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长三角地级城市韧性度评价[J]. 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8):151-158.
- [14]何剑,张梦婷. 资本约束下的经济韧性重塑: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J]. 上海:世界经济研究,2017,(8):109-121.
- [15]Martin R, P. Sunley, P. Tyler. Local Growth Evolutions: Recession, Resilience and Recovery[J]. 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2015,8,(2):141-148.
- [16]王永贵,王娜. 逆向创新有助于提升子公司权力和跨国公司的当地公民行为吗? ——基于大型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实证研究[J]. 北京:管理世界,2019,(4):145-159.
- [17]金磊. 供给侧政策功能研究——从产业政策看政府如何有效发挥作用[J]. 北京:经济管理,2017,(7):6-18.
- [18]王永贵,邢金刚,李元. 战略柔性与其竞争绩效——环境动荡性的调节效应[J]. 天津:管理科学学报,2004,(6):70-78.

# Shocks of 2019-nCoV,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China's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WANG Yong-gui<sup>1</sup>, GAO-Jia<sup>2</sup>

(1.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2019-nCoV not only threatens the lives and health of people, bring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economics, finance, industries, regions, and business, and changes the consumption pattern and living style of consumers, but also exert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China's economy and its quality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six mirrors to conduct a systematic and 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hocks,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quality development for transitional upgrading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against 2019-nCoV and how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future.

To put it more specifically,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reveal the true reality by using the plane mirror, identify the nature by using the microscope, look at the whole picture by using the reflector, focus on the details by using the megaloscope, look forward towards the future by using the telescope, and keep optimistic by using the magic mirror. Furthermo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hocks and impacts of 2019-nCoV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s a whole and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rms in particular. For exampl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output of most industries showed large decline of 13.5% although those industries related with Materials for medical protection and life achieved a rapid growth, and such high-tech industries as smart watch, smart bracelet, and Semiconductor discrete devices kept the trend of growth in the past two months from Jan. to Feb. of 2020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data from Statistical Bureau of China. Among them, auto manufacturing, microcomputer equipment, and gener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transportation, textile, electrical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ecreased the mo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potential problems of the systems of the emergency public governance, which is followed by an intensive review of the concept and key dimens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its evolution from engineering resilience to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By definition, economic resilience is the capabilities economic entity such as a nation, region, city, industry, family or individual) to deal with external disturbances, fight against shocks, or adjust the path for self development, which is usually highly related with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 path-dependent, lock-in, recover, collaborative evolution, and restoring competence. Besides, the paper also examines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for economic resilience of a nation, which is usually related to the administrative resilience of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resilience, finance resilience, industry resilience, infrastructure resilience, regional resilience, city resilience, social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family resilience and individual resilience etc. This paper provides brief definitions of the key elements in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system, discusses the mutual influences of those elements, and identifies the key factors of determining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In the last part, this paper concludes with several significant aspects that need serious trade-off in increasing economic resilience at different levels, for exampl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derived from global 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conomic resilience required by the increasingly emergent events in the world,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tegration and the emerging anti-globaliz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mechanism and the market system.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how to accelerate the dominant transition of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s digitalization, intelligentization, servitization consumerization, and how firms in China respond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the uncertain, complex, vague and ambiguous environments by focusing on strategic flexibility, transformation from offline business to online one, customer empowerment and participation, and the maximization of the implication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Key Words:** short-term shock; economic resilience; quality development;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

**JEL Classification:** H12, M00, O10

**DOI:** 10.19616/j.cnki.bmj.2020.05.001

(责任编辑: 闫梅)